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十五辑

现象学与实践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CSSCI 来源期刊（集刊类）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十五辑

现象学与实践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象学与实践哲学/倪梁康等编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1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15)

ISBN 978-7-5327-6780-9

I. ①现… II. ①倪… III. ①现象学—文集②实践论—文集 IV. ①B089-53②B0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759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十五辑)

现象学与实践哲学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n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3 字数 292,000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80-9/B·389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常务编委 倪梁康

本辑执行编委 张志伟 张伟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春文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丁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方向红

南京大学哲学系

关子尹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靳希平

北京大学哲学系

柯小刚

同济大学哲学系

刘国英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倪梁康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庞学铨

浙江大学哲学系

孙周兴

同济大学哲学系

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吴增定

北京大学哲学系

杨大春

浙江大学哲学系

张灿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张庆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张廷国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张祥龙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张旭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志扬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朱刚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目 录

【现象学与实践哲学】

胡塞尔于“一战”期间的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

..... 倪梁康(3)

胡塞尔现象学反思概念的伦理向度 蔡文菁(19)

理性先天,或情感先天

——康德、胡塞尔和舍勒在伦理学建基问题

上的争执 张任之(38)

论舍勒对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的批评 官 睿(82)

自由的敞开

——康德与海德格尔的自由观比较 杨 光(111)

人性的人

——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与传统人文

主义的批判 黄铭惇(129)

自然与人为

——康德、海德格尔与中国传统思想 张振华(159)

自由感与真实感

——席勒和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政治

阐释之比较 陈联营(179)

《伦理思想传统与现象学》

亚里士多德主义与现象学

..... [美] 约翰·J·德拉蒙德(197)

康德主义与现象学

..... [美] 斯蒂芬·伽尔特·克劳威尔(243)

功利主义与现象学 [美] 达拉斯·威拉德(278)

埃德蒙德·胡塞尔：从理性到爱

..... [比利时] 乌尔利希·梅勒(304)

《硕士/博士论文精要》

交互肉身性作为超越论现象学论题 卢冠霖(335)

奠基与统一

——胡塞尔“整体与部分”理论中的奠基

问题 于 涛(364)

《资料》

2012 年中国现象学研究论文与著作统计

..... 段 超 整理(389)

编后记 (426)

(本辑助理编辑：黄迪吉、蔡勇骏、罗雨泽、周轩宇)

现象学与实践哲学

胡塞尔于“一战”期间的 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①

倪梁康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

1914年8月1日,胡塞尔结束了这年夏季学期伦理学讲座的最后一次课程。而这天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宣战日。胡塞尔在自己的讲稿上对此做了标记。^②

此前一个多月,即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正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这次暗杀,塞尔维亚政府事先知道,并有军官和文官参与准备。7月28日,奥匈帝国据此向塞尔维亚宣战,由此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俄国作为塞尔维亚盟友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支持者于7月30日下达战争动员令。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盟友随即于8月1日对俄国宣战,

并在两天后根据早已制订的对俄作战计划(先击败法国,再进攻俄国)先对法国开战。此后,除了像比利时、法国、波兰等遭到入侵而被迫参战的国家外,先后宣布加入战争的还有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最后是美国和一些南美国家。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18年11月,最后以同盟国(奥地利、德国、保加利亚等)的战败而告终。奥匈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均告崩溃。这场战争造成全世界近一千万人死亡,其中约有一百七十万德国人、一百二十万奥地利人。^③

二

如果我们仅仅从胡塞尔的学术思想史角度来考虑这次战争,那么看起来这场战争给他带来的结果主要在于,如胡塞尔妻子马尔维娜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战争的爆发阻碍了对《观念》的更快接受,这场战争还影响到胡塞尔对《逻辑研究》第二版的重新加工。”^④这个说法或许会让人感到有些轻描淡写,而且若非出自胡塞尔妻子之口,一定还会让人觉得冷血无情,只要想一下这场战争给胡塞尔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带来的那些灾难性结果即可。当然,胡塞尔本人在公开谈及这场战

①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百个年头。谨以此文追思和反省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不幸事件。——笔者

② 参见梅勒:“编者引论”,载于胡塞尔《关于伦理学与价值论的讲座(1908—1914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八卷,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多特雷赫特等,1988年,第XLV页。

③ 参见迪特·拉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中文版,波恩,1987年,第223—241页。

④ 马尔维娜:《E·胡塞尔生平素描》,载于《胡塞尔研究》,第五卷,1988年,第116—117页。

争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也显得矜持冷静，例如他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前言中对自己的出版延误解释说：“在接下来的战争年代中，我无法为逻辑现象学付诸那种激情般的参与，而没有这种参与，在我这里也就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工作。”^①

这里流露出来的在胡塞尔的哲学思考方面的“战争影响”，读起来相当轻松平常，但实际上背后深埋着诸多的生命感受：热情、激愤、伤感、悲哀、痛苦、失望，以及如此等等。在战争期间随胡塞尔在哥廷根和弗赖堡学习的罗曼·英加尔登回忆说：“1916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他的幼子阵亡，而长子几乎从不间断地滞留于前线。许多年后胡塞尔多次写信告诉我，当时我在弗赖堡时他的心情有多么糟糕。”^②

胡塞尔的这种心情也在他战争期间私人通信中有所表露。在给他的学生弗里茨·考夫曼的信中，胡塞尔写道：“战争连同其刻骨铭心的后果让我变得沉默封闭；对我而言，走出自己和言说自己已经成为极度的困难——哪怕是在最深切地感受到同情的情况下；月复一月，死神将我身边的人急速地带走，年青的和年长的朋友。此外还有健康方面的困扰，但它们几乎都有其心理的原因。因此我失去了我的学术生命线索的连续性；如果我不能有效地工作，不能再理解我自己，阅读我的文稿却不能用直观来充实它们，那么我就是处在最糟糕的境地了。”^③胡塞尔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15年9月20日，即是

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B₂ III。

② 参见英加尔登：“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于胡塞尔《致罗曼·英加尔登书信。带有解释与对胡塞尔的回忆》，英加尔登编，《现象学研究丛书》，第二十五卷，海牙，1968年，第134页。

③ 舒曼编：《胡塞尔书信集》，十卷本，第三卷，第339—340页。

说,他当时尚未经历次年(1916年)失去自己的幼子沃尔夫冈和再下一年(1917年)失去自己最重要的学生、朋友与助手阿道夫·莱纳赫的痛楚,因而“最糟糕的境地”在当时实际上尚未到来。

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胡塞尔似乎很快便克服了自己的这种“像瘫痪一般”(书信 III,163)的状态,并在勤奋的哲学思考中找回了自己。在后来致考夫曼的另一封信中,胡塞尔写道:“我试图通过在哲学工作中的沉浸来拯救自己,就像我在这场战争的每一年里都在为精神上的自我保存而战一样。”(书信 III,343)而在1920年致霍金的信中,胡塞尔也回顾战时的自己,并且总结说:“但我在内心搏斗之后最终达到了自由的主动性,我试图用加倍的精力来发挥积极的作用。”(书信 III,163)因而从总体上看,虽然对《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的修改一再拖延,直至1921年才最终完成,但胡塞尔在战争期间的哲学思考与记录、他的自我反省与相应表达并未发生明显的中断。

三

胡塞尔本人出生于奥匈帝国,任职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战争开始时,他在情感上显然偏向于德奥同盟。对于这场由同盟国首先发起的战争,胡塞尔总体上持有支持的态度,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智上。更具体地说,这种态度一方面与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情绪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哲学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思考和理解有关。

就其爱国主义情感而言,胡塞尔在战争之初与当时全体

奥地利和德国民众一样，沉浸在高涨的民族情绪之中。德国正式宣战的第八天（8月8日），他在写给他在瑞士的哥哥海因里希的信中对此战表达出异常的热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且是如此伟大的时刻！你无法想象，这里做出了何种成就，各个阶层的动员是如何壮观地进行着。每天有千军万马来到这里，疾速地穿上军装，大约一天后便作为成建制的军团开拔而去。而这是何种伟大的严峻、何种确定的决断、何种喜悦与宁静！这是强有力的体验。一切都充满了祖国之爱与乐于牺牲的精神！没有眼泪，没有悲痛；哪怕是妇女们也在喜悦而严肃地工作着——哪怕是孩子们也处处都在帮忙收割、分发军装、发放面包、卸货等等。一周以来我们的孩子们已经穿着军服在演习了，沃尔夫^①今晨三点已经受到调遣！仅在哥廷根就已经有1100人自愿报名到前线参战；所有17—45岁的人都应招加入了国民军，并且自周日起便开始着装。绝对肯定的是，我们会胜利。这种精神、这种意志力量，现在与1813/1814年^②一样，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匹敌的！我为现在有一个新的和善的精神在主宰奥地利而感到高兴——这是奥地利的重生！今天，已经冲锋攻陷了列日^③的重要消息使得所有人都兴高采烈。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表明，我们的人拥有古老的战争精神。因此，前进吧！根本不能只想着自己，即便他在私人生活中所受到的触动是如此之

① 胡塞尔的小儿子沃尔夫冈的昵称。

② 即抵抗拿破仑的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

③ 即 Lüttich/Liège，比利时的一座城市，战争初期便被德军攻占。德国军队首先违反国际法入侵并占领当时的中立国比利时，以此得以绕过法国的防线，从比利时向北推进到巴黎附近。

大。每个人都应当尽力。伊丽与马尔维^①在做战地服务、照顾两个年轻人,包括住宿和护理。我在进行紧急毕业考试,等等。”(书信 IX,288—289)

怀着这种激情,胡塞尔为这场战争做了远比他应尽的国民义务更多的事情,他用卖掉哥廷根的房子钱自愿购买了大量的“爱国战争债券”,以支持国家的军事行动;^②他将自己珍藏的各类型号的望远镜赠送给德国军队用于前线作战。^③同年10月12日,胡塞尔将两个儿子格哈特与沃尔夫冈送上战场。次年(1915年)2月20日,胡塞尔的次子沃尔夫冈在战场上因肺部中弹而受重伤。伤愈后他立即重返前线。1916年3月8日,他“在凡尔登战役^④中的一次冲锋中战死在进攻队伍的最前列”。1917年4月,胡塞尔的长子格哈特又因头部中弹而受重伤住院。^⑤毋庸置疑,胡塞尔已经为“一战”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一切,而且是完全主动地、发自内心的做出这种奉献。

四

而在胡塞尔对哲学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理解方面,他把

① 胡塞尔女儿伊丽莎白与妻子马尔维娜的昵称。

② 参见《胡塞尔书信集》,第三卷,第21页。

③ 参见舒曼源自梵·布雷达的说明:载于马尔维娜·胡塞尔《E·胡塞尔生平素描》,第120页,注25。

④ 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是“一战”中最残酷的也是最关键的战役。德法双方投入兵力200多万,伤亡人数近70万人。

⑤ 以上参见舒曼:《胡塞尔年谱》,第190、192、200、209页。——引文“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次冲锋中战死在进攻队伍的最前列”按《胡塞尔年谱》编者舒曼的说法出自胡塞尔1916年3月致道伯特的信(参见《胡塞尔年谱》,第200页),但这封信并未收入舒曼后来编辑出版的十卷本《胡塞尔书信集》。

对文化生活的改革和创新与民族战争态度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显然与他对费希特以及费希特所处时代的拿破仑战争的态度有关。

与费希特 1807 年在柏林发表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相似,在战争后期,也是在胡塞尔 1916 年迁居至弗赖堡并在此担任弗赖堡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之后不久,他为弗赖堡大学参战者的课程班做了三次战时讲演:题目便是关于费希特人类理想,第一次在 1917 年 11 月 8 日至 17 日,是为国家学系的听众而做;第二次和第三次在 1918 年 1 月 14 日至 16 日以及 1918 年 11 月 6 日、7 日和 9 日。三次讲座的内容相同,只是面对不同的听众,后两次是为哲学系听众而做。

这里可以注意到,胡塞尔的最后一次讲演是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两天之后,即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政府代表埃尔夫茨贝格尔便与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在这里的雷东德车站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①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此而告结束。可以说,胡塞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做的付出一直持续到了这场战争的终了。因为这些战时讲演,胡塞尔还于 1918 年获得为奖励战争援助颁发的普鲁士功勋十字勋章。^②

正是在这个战时讲演中,胡塞尔将费希特称作“解放战争的哲学家”,并认为,“在德国遭受最深屈辱的年代里,费希特将他崇高地塑造起来的庄严民族观念摆到德意志民族的眼前,同时将它与一个真正而真实的民族的理想融合为

① 因雷东德车站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故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称作“贡比涅停战协议”。

② 参见奈农、塞普:“编者引论”,载于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 年)》,第 21—22 页。

一。——没有什么可以比这些更能表现出费希特的人格性了。除此之外，他在德意志民族中唤起了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它在自由中实现它的更高使命，那么整个人类也会随之得到解脱。解放战争的费希特也在向我们言说”。^①

胡塞尔当时的波兰学生罗曼·英加尔德已经批判地注意到，胡塞尔在这些战争时期讲演中表露出一一种从未在通常讲演中出现过的“教授激情”(Professorenphantos)。^② 这会令人回想起舒曼在其专门论述《胡塞尔的国家哲学》著作中所引用过的韦泽的感叹：“即便是那些有现实感、非激情、不轻信以及无臆想的人，在谈及国家时也大都会失去他们惯有的镇定。”^③

但这里涉及的显然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智与情感的对立。从前面所引的费希特讲演中已经可以得出，在胡塞尔的并非盲目的民族热情中可以找到理论与观念方面的支撑。胡塞尔在战争初期显然相信，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可以通过外部的战争来完成内部的改革。在1919年1月17日致弗里茨·考夫曼的信中，胡塞尔对战前和战争初期的状况回顾说：“内心有多少需待克服的东西，心灵承载了多少沉重的负担，以至于它无法再作为活的民族力量排列起来。”(书信

① 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第322页。

② 英加尔德在其“我对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回忆”一文中写道：“他[胡塞尔]的讲话始终十分严肃认真，然而简朴，从不坠入一种教授激情”，同时他说明：“这种激情我只见到过一次，即在胡塞尔1917年为休假的战士所做的那些讲演中。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大学讲演。”(英加尔德：“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第110—111页)

③ 舒曼：《胡塞尔的国家哲学》(*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弗赖堡、慕尼黑，1988年，第15页；引文出自L·封·韦泽(Leopold von Wiese)：《普遍社会学体系作为人的社会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学说(关系论)》，第三卷，《伦理原则与伦理生活领域》，斯图加特，第538页。

III,343)因此,“对他来说毫无疑问的是,投身于战争恰恰可以导致文化的更新”。^① 这个想法不仅与他的爱国主义激情的感染和鼓动有关,而且显然更多地从他的费希特伦理学研究中获得理论上的支持。

五

这样一个想法也表现在胡塞尔于“一战”初期的具体践行中。1915年,针对英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德国于2月18日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对所有中立国的船只事先不加警告地施放鱼雷。这个措施从一开始便波及向法国出口武器弹药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初期直至他1916年连任的初期都主张美国在“一战”中保持中立。直至1917年,德国潜艇不断击沉美国的船只等事件最终导致美国向德奥宣战。对美国的观念论哲学发展抱有期待的胡塞尔为此深感失望。还在1915年初,也就是在无限制潜艇战刚开始的阶段,胡塞尔在致雨果·闵斯特贝格的一封信中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他的想法:“当美国的观念论想要与复兴的德国信仰相结合时,我们曾相信会有一种新的观念论出现,曾幻想会有一个新的世界时代到来。现在,我们惊讶的浪潮已经退去。我们也已经学会了忍受这种失望。我们不再谈论它。不言而喻,法国人使用的炮弹原先的故障率为百分之六十,而自从美国进口以来,不能爆炸炮弹的比例现在减到了几乎不足百分之十。这与前线发回的报道是一致的;我们的伤亡名单在增长。他们必须忍受。我们只说:美

^① 奈农、塞普:“编者引论”,载于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第27页。